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九十一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别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韋絃者鮮矣獄吏為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綱漏寰區高祖懲其寛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内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邸珍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邸珍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為長史性嚴暴求取無厭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

軍事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為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為渤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王為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

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中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卽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竟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

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或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既

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勑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

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

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眞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

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之人之際叨竊臺
郎躁行謟言肆其姦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
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
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
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
牒云局内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
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
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竝

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汚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為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

謂曰卿早遂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畧殺卿遊道從至晋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黄門郎温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徹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眞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惲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

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游道而判之曰游道稟性遒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所著不可輙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姧吏返誣奏之下獄

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讐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糺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兖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勲意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為其内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别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兖州人為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

君遊道别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襄事為司州綱紀與牧樂昌河西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獎為河南尹辟遊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

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為獎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廻
巳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尉廞結交託廞弟粹於徐州
殺趙紹後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錢
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尉粹
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勅至市司猶不許遊
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
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
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獮猴面

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遊
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
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獮猴衣帽也將與構絶
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
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
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已曰我
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
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

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内省參典機密歴中書黄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黄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温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為𢀸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黄門侍郎共參機密士約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性殘忍以强斷知名世宗引為相府刑獄叅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别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盧校書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陁兒少麤俠家在兖州北境常刼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會為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偽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横不平頻被怨訟前為汲郡太守翟嵩

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内外百官赴第吊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闇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

之夕衆儲備設尅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
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于
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爲矯詐法官
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
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
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
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勑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
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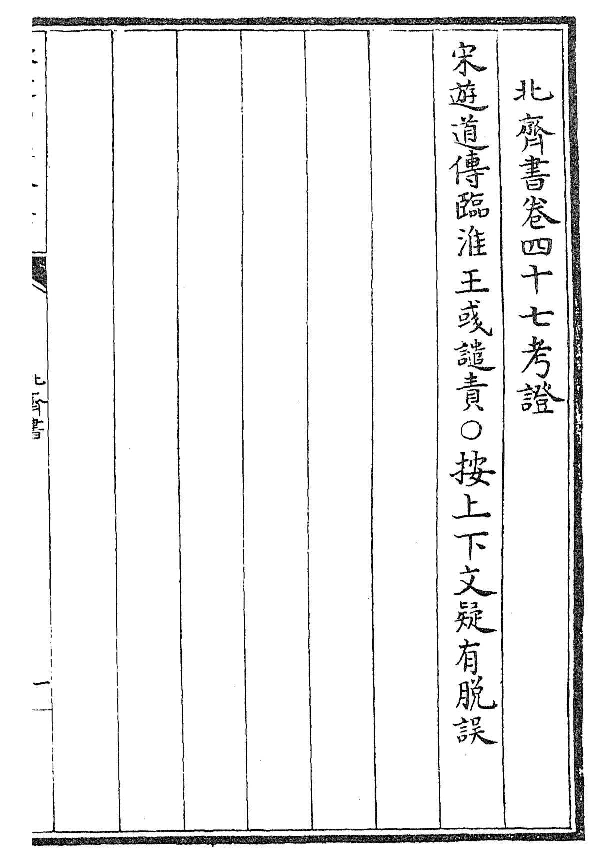
為北豫州刺史羲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羲雲云其規報子瑞事已上聞爾前讌賞羲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羲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羲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為此欵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彦至都武成猶致疑惑

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為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

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録其往誠竟不加罪除
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
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
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爲郎時與
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
載爲汝義雲一無所荅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
尤甚子孫僕隷常瘡痍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
義雲侍婢姦通撈掠無數爲首着籠頭繫之庭樹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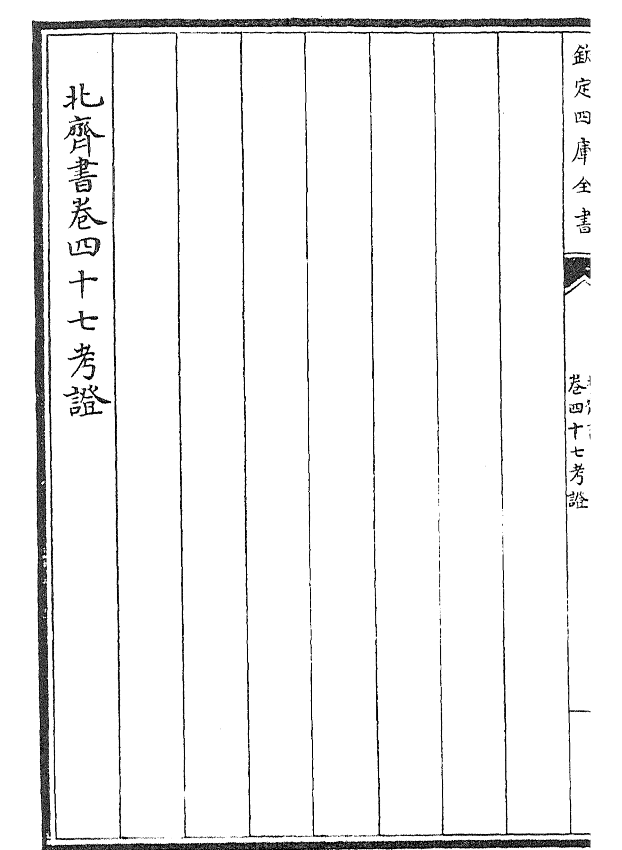
蒭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乃善昭所佩刀
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
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
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
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
獄將斬之邢卲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
乃斬之於獄棄屍漳水

北齊書卷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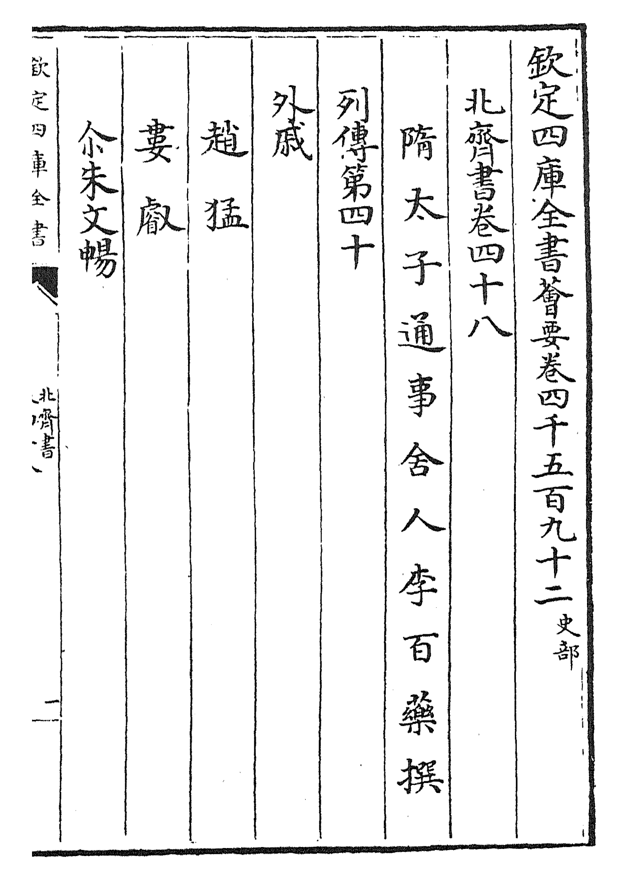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宋遊道傳臨淮王彧譴責○按上下文疑有脱誤



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九十二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尒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為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王琛猛
性方直頗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
好弓馬有武幹為高祖帳内都督從破尒朱於韓陵累
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
縱情財色為時論所鄙皇建初封東安王高歸彥反於
冀州詔叡往平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關叡率軍赴
援頻戰有功擒周將楊擲等進大司馬出總偏師赴懸

瓠斂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坐免官
尋授太尉薨
介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
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
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旣籍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
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深相愛
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
五日夜為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任胄令仲

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為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為主為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略以兄乂羅卒無後襲梁郡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特加寬貸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章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

益横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横笛謡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遂伏法文略甞大遺魏收金請為其父作佳傳收論尒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

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嚴㢈子也少輕險有膂力

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内都督嘗執高祖弓
刀出入隨從任胄爲好酒不憂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
爲逆賴武明婁后爲請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
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
仕至齊州刺史爲徒兵所害弟祖勲顯祖受禪除秘書
丞及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爲光州
刺史祖勲性貪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

坐贓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内寵無可稱述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之繼子肅宗元皇后之父也歷光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宗爲蠻苦請因是追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

史欲詣都座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
仁惠元亮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為三佞長仁
私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
是奏除孝裕為章武郡守元亮等皆出孝裕又說長仁
曰王陽臥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
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為北營州建德郡
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為齊州刺史長仁
怨憤謀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為

后重加贈謚長仁弟等前後七人並賜王爵合門貴盛
從祖兄長粲父僧敬即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
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事中即黃門侍郎後主踐祚
長粲被勅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
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
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於
後定遠文遥並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别
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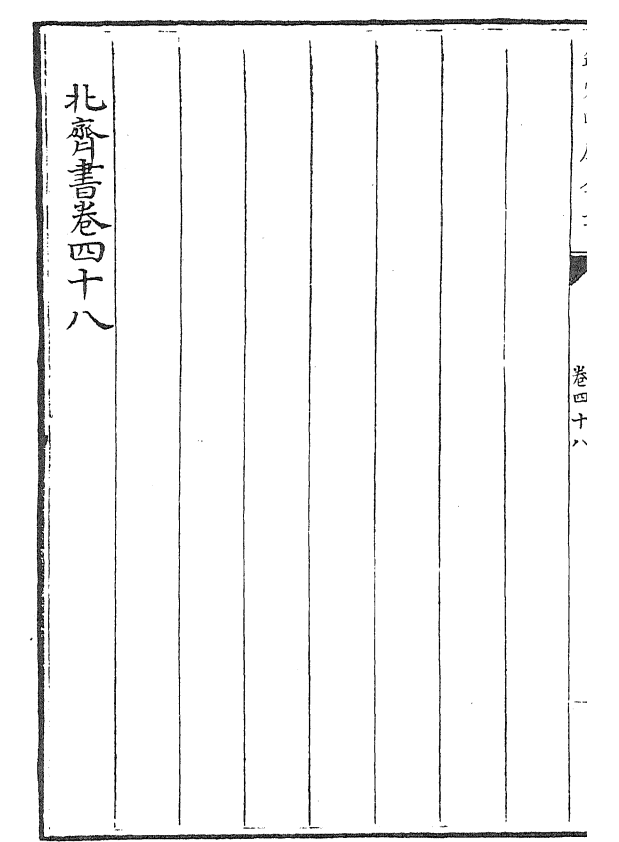
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

又為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為執政不許長仁

疑長粲通謀大以為恨遂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

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

亦憫默至州因沐髮手不得舉失音卒



北齊書卷四十八

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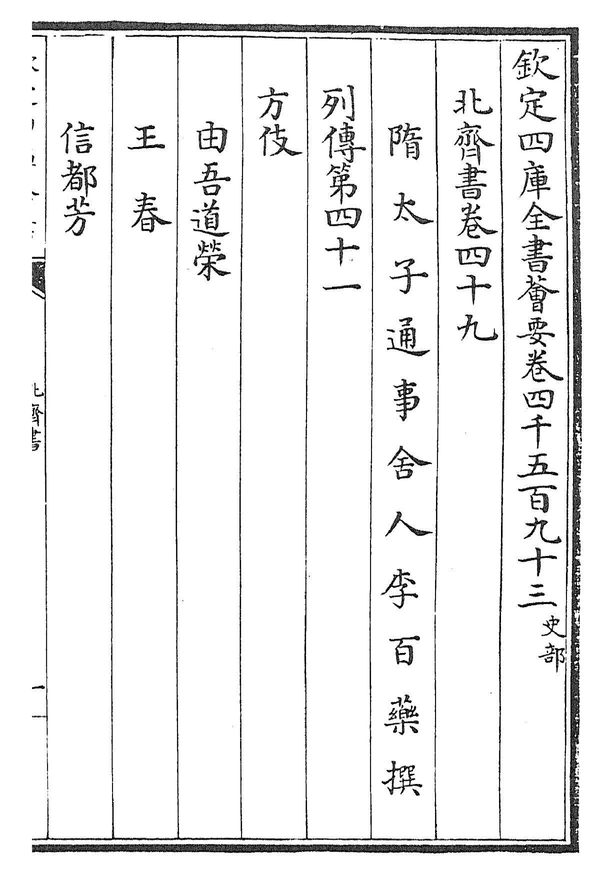
爾朱文暢傳爲打竹簇之戲○北史無竹字

明日平秦致請○一本平秦下有王使人三字

鄭仲禮傳魏鴻臚嚴㢟子也○北史仲禮父名嚴祖

左丞刹孝裕○北史刹作酈

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九十三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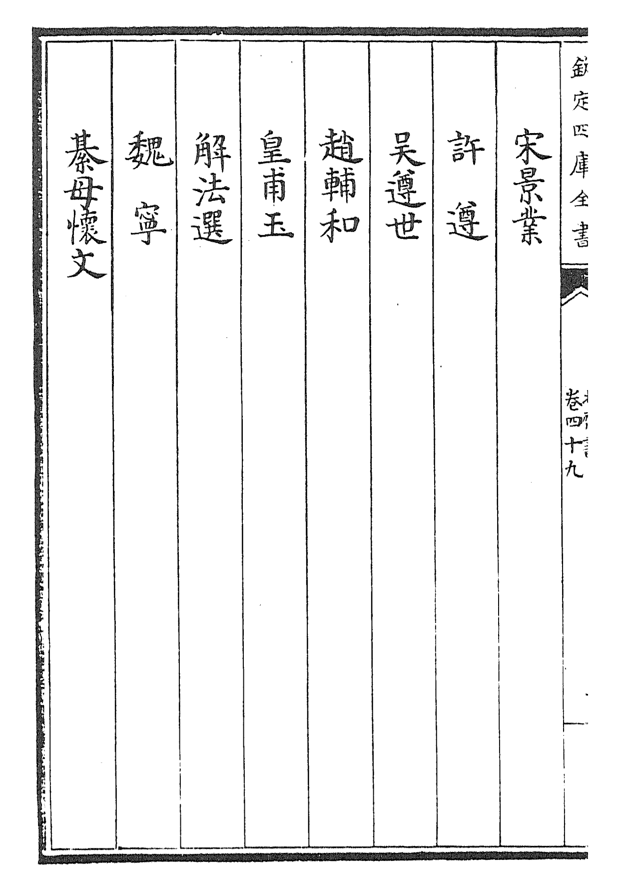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黄帝岐伯説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閒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竝録之以備方伎云

由吾道榮琅邪人也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為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僊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

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尋為顯祖追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遊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

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王為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果大敗其後每從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筭術為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心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筭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為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

術甚微妙絶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不爲時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絶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欹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歷書名爲靈憲歷筭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無明歷數魏末任北平太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庚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竝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

鼎景業曰乾為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有荊次德有術數預知尒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為館客自言禄命不富貴不横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惜之邙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為火陣我為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塋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還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

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筭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吴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隠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呑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即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

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著令遵世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及即祚授中書舍人固辭疾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為館客高祖崩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

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

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即以此

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

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喜出後和謂

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

凶問至和太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

授通直常侍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遊王侯家世宗自潁川

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玉於道旁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鼻涕者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竝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為高歸彦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彦曰我何為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帝怒召之玉

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吴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為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搯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為我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

解法選河内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頗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禄命徵為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已生年月託為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雉十四揵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綦毋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黄高祖遂改為赭黄所謂河陽幡者也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

鑄劒處其土可以瑩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也

張子信河内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隐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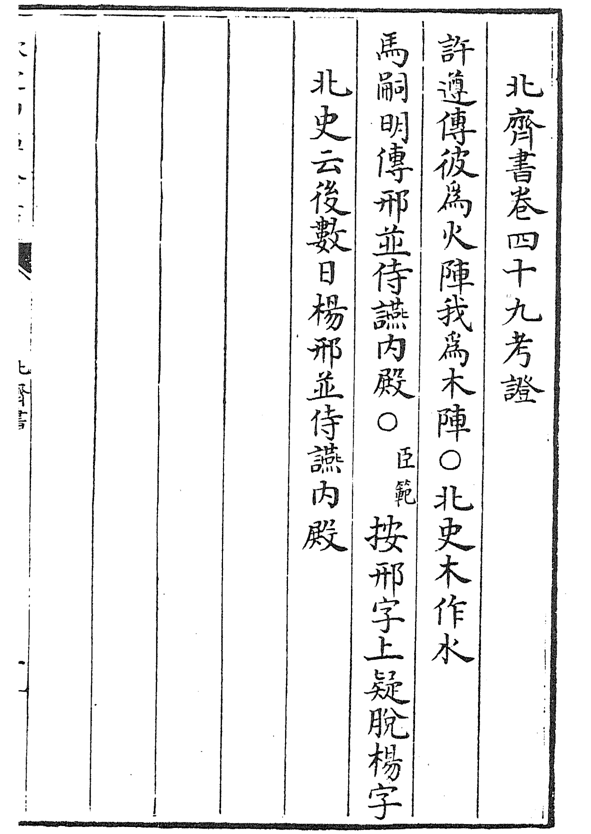
鳴於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馬嗣明河内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為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為之診候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

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邢竝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卿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

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不敢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麦稴即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爲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北齊書卷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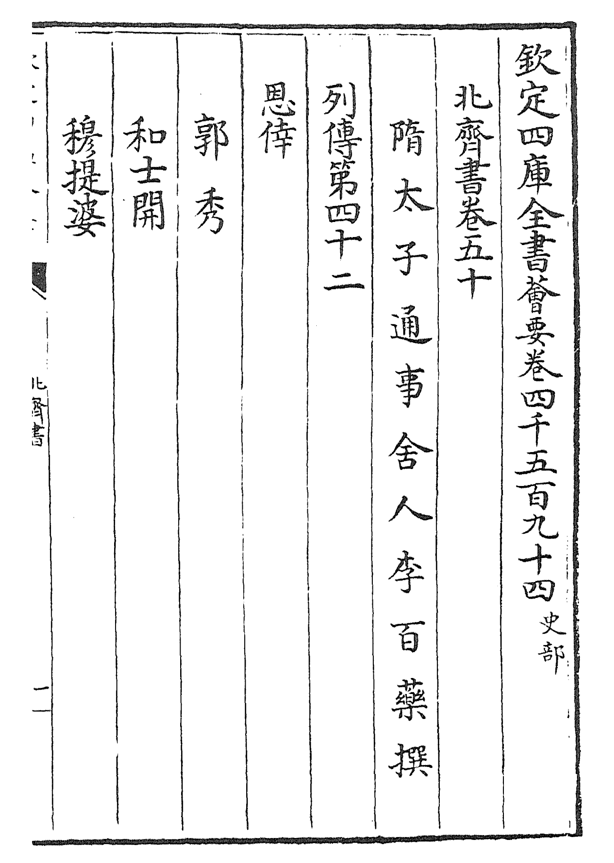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許遵傳彼爲火陣我爲木陣○北史木作水

馬嗣明傳邢並侍讌內殿○臣範按邢字上疑脫楊字北史云後數日楊邢並侍讌內殿

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九十四 史部

北齊書卷五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

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内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厄夫被髮左袵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為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畧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為行臺右丞親寵日隆多受賂遺秀遇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即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彦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靖嘗夜中

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荅曰臣不識北斗高
祖聞之以為淳直後為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為
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世祖封長廣
王辟士開開府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
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
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
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顯祖知其輕薄不合王與
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

軍長廣王請之也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晝夜扶侍成服後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内帝見親自握手愴惻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欷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

自古帝王盡為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苦也世祖大悅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出士開引諸貴人共為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

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冐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大忽速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竝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

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令士開為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為兖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翫以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内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本意不願

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
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
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
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
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
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責
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
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

陽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復本官悉得如故世祖時恒

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内無復期依遂與太后

為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庫

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等謀誅

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

士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

前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

勑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

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簿錄其家口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為常侍又勑其弟士佂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如故士開稟性庸鄙不闚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值疾醫人云王傷寒極重進藥無効應服黃

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請
為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為之强服遂得
汗病愈其勢傾朝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
愚無不進擢而以正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
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卽命諷喻責其珍寶謂
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婆母陸
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繈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

妳遂大為胡后所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宫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為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録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姫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内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不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

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
其家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為庫典從征討以功勤擢為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世祖所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為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士

開既為世祖所幸多令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被寵遇
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
四年令其録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内省機密尚書郎
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
顔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
强知星宿其墻面如此又為右丞相餘如故周師逼平
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
至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城

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内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後主從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

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廻不信臣言乞將内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撿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為妄斬之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内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

覘候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為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陽愚僧阿禿師於路中大叫呼顯祖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强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强弓長矟無容相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荅曰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

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
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没鳳與穆
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
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兹國子更可憐人
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為君臣應和若此其弟萬歲
及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
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
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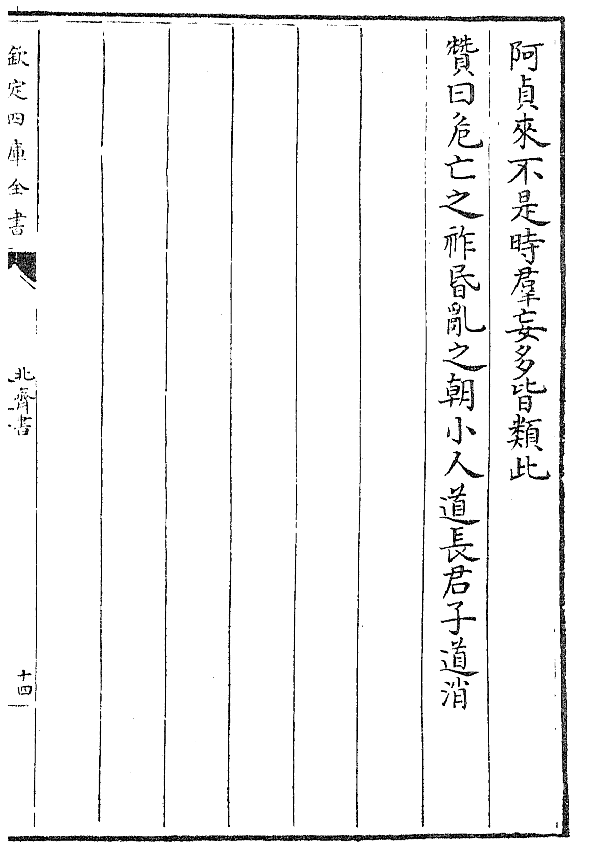
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為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巳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怒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罪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勑入內尋詔復爵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為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寃酷皆鳳所為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輙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

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
隴州刺史
韓寶業盧勒叉齊胷紹竝高祖舊左右唯門閹驅使不被
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
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為中常侍世祖時有曹文摽鄧長
顒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
預朝權後寶業勒叉齊胷紹子徵竝封王不過侵暴於後
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

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禄大夫金章紫
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
府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顔
色競進諂諛莫不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
巨萬丘山之積貪恡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
其幹禄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
諸閹或在内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
然後升騎飛鞭競走數十為羣馬塵必坌諸朝貴爰至

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為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提蓋豐樂劉桃枝等數十人俱驅馳便僻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為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又有史醜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諸宦者猶以宮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

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一無可用非理
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
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
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
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
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
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
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



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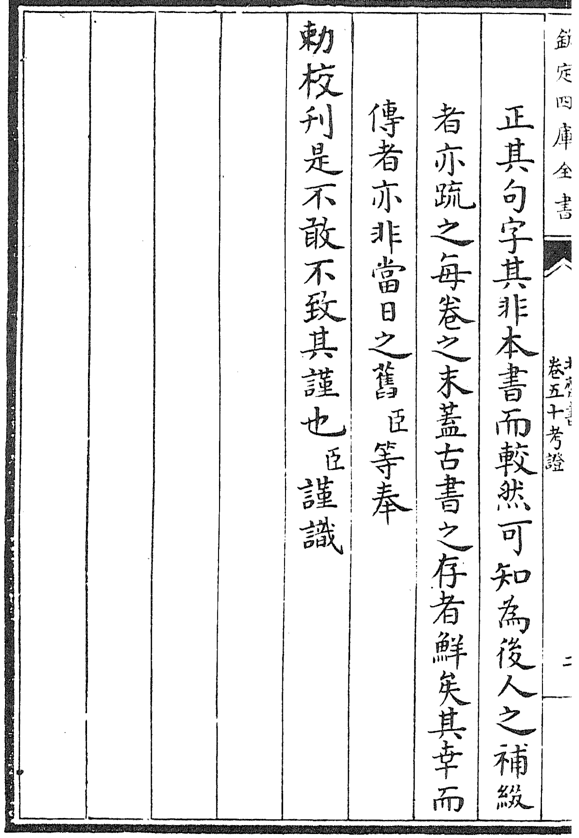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五十

編修臣範謹言北齊書紀八傳四十二合五十卷

按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珽述獻武起居注名皇初傳天保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從文宣征討紀一時行師尅伐之蹟著皇帝實録而魏收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並賡續注記隋代秘書監王邵内史令李德林俱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作齊志十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二十七卷開皇時奉詔續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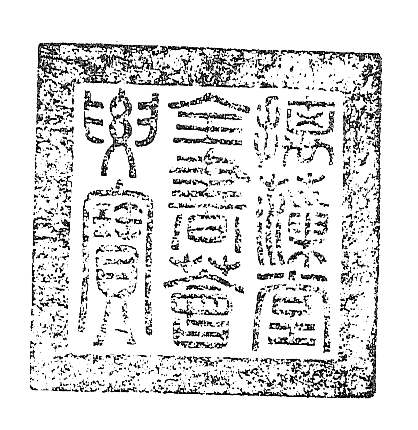
增多三十八篇送官藏之秘府唐武德初高祖感
令狐德棻之言始詔修梁陳魏齊周之史而太子
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齊論
譔歷年書未就悉罷貞觀三年復詔譔定時議者
以元魏已詳於魏收魏澹二家之書惟隋及四史
當立當是時德林之子中書舍人百藥次齊史至
貞觀十年五史始具五史之中北齊之與梁陳蓋
姚氏李氏父子所相嬗繼而成夫高氏立國亦已

淺矣其功伐治績既不足以焜燿紀載而史家煩猥叢碎亦未能以盡一時治亂因事勸戒之義唐劉知幾著史通頗稱王邵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而於李氏書數砭其謬今宋王之書不傳而前世學者類綜覽南北二史於八書習者尤尠故此書訛脫彌甚其中有本書亡鈌而後人雜采他書附合當日卷帙之數割裂併繫事詞不屬又屢經刊本舛錯或妄有增損汨亂於其間者今並考校



正其句字其非本書而較然可知為後人之補綴者亦疏之每卷之末蓋古書之存者鮮矣其幸而傳者亦非當日之舊臣等奉

勅校刊是不敢不致其謹也臣謹識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帶雙